新樂府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新樂府
作者：白居易　唐朝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為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体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元和四年，為左拾遺時作。七德舞，美拔亂，陳王業也。法曲，美列圣，正華聲也。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樂之替也。華原磬，刺樂工非其人也。上陽白髮人，愍怨曠也。胡旋女，戒近習也。新豐折臂翁，戒邊功也。太行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長吏也。昆明春水滿，思王澤之廣被也。城鹽州，美圣謨而誚邊將也。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馴犀，感為政之難終也。五弦彈，惡鄭之奪雅也。蠻子朝，刺將驕而相備位也。驃國樂，欲王化之先邇后遠也。縛戎人，達窮民之情也。驪宮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財力也。百鍊鏡，辨皇王鑒也。青石，激忠烈也。兩朱閣，刺佛寺浸多也。西涼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駿圖，戒奇物，懲佚游也。澗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憂農也。紅線毯，憂蚕桑之費也。杜陵叟，傷農夫之困也。繚綾，念女工之勞也。賣炭翁，苦官市也。母別子，刺新間舊也。陰山道，疾貪虜也。時世妝，警戒也。李夫人，鑒嬖惑也。陵園妾，怜幽閉也。鹽商婦，惡幸人也。杏為梁，刺居處奢也。井底引銀瓶，止淫奔也。官牛，諷執政也。紫毫筆，譏失職也。隋堤柳，憫亡國也。草茫茫，懲厚葬也。古冢狐，戒艷色也。黑潭龍，疾貪吏也。天可度，惡詐人也。秦吉了，哀冤民也。鴉九劍，思決壅也。采詩官，鑒前王亂亡之由也。

七德舞

武德中，天子始作《秦王破陣樂》以歌太宗之功業。貞觀初，太宗重制《破陣樂舞圖》，詔魏徵、虞世南等為之歌詞，因名《七德舞》。自龍朔已后，詔郊廟享宴，皆先奏之。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

元和小臣白居易、觀舞聽歌知樂意，樂終稽首陳其事。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

擒充戮竇四海清，二十有四功業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遺骸散帛收，〈貞觀初，詔收天下陣死骸骨，致祭而瘞埋之，尋又散帛以求之也。〉

饑人賣子分金贖。〈貞觀二年大饑，人有鬻男女者。詔出御府金帛盡贖之，還其父母。〉

魏徵夢見天子泣，〈魏徵疾亟，太宗夢与徵別，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親制碑云：昔殷宗得良弼于夢中，今朕失賢臣于覺後。〉

張謹哀聞辰日哭。〈張公謹卒，太宗為之舉哀。有司奏曰：在辰，陰陽所忌，不可哭。上曰：君臣義重，父子之情也。情發于中，安知辰日？遂哭之慟。〉

怨女三千放出宮，〈太宗嘗謂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宮，情實可愍，今將出之，任求伉儷。于是令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于掖庭宮西門，揀出數千人，盡放歸。〉

死囚四百來歸獄。〈貞觀六年，親錄囚徒死罪者三百九十，放歸家，令明年秋來就刑。應期畢至，詔悉原之。〉

剪鬚燒藥賜功臣，李績嗚咽思殺身。〈李績嘗疾，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之。太宗自剪須燒灰賜之，服訖而愈。績叩頭泣涕而謝。〉

含血吮瘡撫戰士，思摩奮呼乞效死。〈李思摩嘗中矢，太宗親為吮血。〉

則知不獨善戰善乘時，以心感人人心歸。

爾一作「今」來一百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

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一作「祚」垂無極。

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

太宗意在陳王業，王業艱難示子孫。

法曲

法曲法曲歌大定，積德重熙有余慶，永徽之人舞而咏。〈永徽之時，有貞觀之遺風，故高宗制《一戎大定》樂曲也。〉

法曲法曲舞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霓裳羽衣曲》起于開元，盛于天寶也。〉

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慶垂無疆。

中宗肅宗复鴻業，唐祚中興万万葉。〈永隆元年，太常丞李嗣貞善審音律，能知興衰，云：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再言之者，唐祚再興之兆。〉

法曲法曲合夷歌，夷聲邪亂華聲和。

以亂干和天寶末，明年胡塵犯宮闕。〈法曲雖似失雅音，蓋諸夏之聲也，故歷朝行焉。玄宗雖雅好度曲，然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十三載，始詔道調法曲与胡部新聲合作，識者深异之。明年冬，而安祿山反也。〉

乃知法曲本華風，苟能審音与政通。

一從胡曲相參錯，不辨興衰与哀樂。

愿求牙曠正華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二王後

二王後，彼何人？

介公酅公為國賓，周武隋文之子孫。

古人有言天下者，非是一人之天下。

周亡天下傳于隋，隋人失之唐得之。

唐興十葉歲二百，介公酅公世為客。

明堂太廟朝享時，引居賓位備威儀。

備威儀，助郊祭，高祖太宗之遺制。

不獨興滅國，不獨繼絕世。

欲令嗣位守文君，亡國之孫取為戒。

海漫漫

海漫漫，直下無底旁無邊。

云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

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

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

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

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

不見蓬萊不敢歸，童男髻女舟中老。

徐福文成多誑誕，上元太一虛祈禱。

君看驪山頂上茂陵頭，畢竟悲風吹蔓草。

何況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立部伎

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絕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矣！

立部伎，鼓笛喧。

舞雙劍，跳七丸。

裊巨索，掉長竿。

太常部伎有等級，堂上者坐堂下立。

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鳴。

笙歌一聲眾側耳，鼓笛万曲無人听。

立部賤，坐部貴。

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

立部又退何所任？始就樂懸操雅音。

雅音替壞一至此，長令爾輩調宮徵。

圓丘後土郊祀時，言將此樂感神祇。

欲望鳳來百獸舞，何异北轅將適楚？

工師愚賤安足雲，太常三卿爾何人？

華原磬

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磬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

華原磬，華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

泗濱石，泗濱石，今人不擊古人擊。

今人古人何不同？用之舍之由樂工。

樂工雖在耳如壁，不分清濁即為聾。

梨園弟子調律呂，知有新聲不如古。

古稱浮磬出泗濱，立辨致死聲感人。

宮懸一听華原石，君心遂忘封疆臣。

果然胡寇從燕起，武臣少肯封疆死。

始知樂与時政通，豈听鏗鏘而已矣。

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儿一作「人」為樂師。

華原磬与泗濱石，清濁兩聲一作「音」誰得知？

上陽白髮人（白居易）

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

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

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

同時采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

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

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

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

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

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

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妒。

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

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

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

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

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

上陽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

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

《美人賦》以諷之。〉

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胡旋女

天寶末，康居國獻之。

胡旋女，胡旋女。

心應弦，手應鼓。

弦鼓一聲雙袖舉，回雪飄搖轉蓬舞。

左旋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

人間物類無可比，奔車輪緩旋風遲。

曲終再拜謝天子，天子為之微啟齒。

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鬥妙爭能爾不如。

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圜轉。

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

梨花園中冊作妃，金雞障下養為兒。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貴妃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

從茲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胡旋女，莫空舞，數唱此歌悟明主。

新豐折臂翁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

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

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

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

慣听梨園歌管一作「唯听驪宮歌吹」聲，不識旗槍與弓箭。

無何天寶大征兵，戶有三丁點一丁。

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

聞道雲南有瀘一作「滬」水，椒花落時瘴煙起。

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一作「未戰十人五人死」。

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

皆云前后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

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

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錘一作「自把大石捶」折臂。

張弓簸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

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

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

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

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一作「所喜老身今猶在」。

不然當時瀘一作「滬」水頭，身死魂孤一作「飛」骨不收。

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雲南有萬人冢，即鮮于仲通、李宓曾覆軍之所也。〉

老人言，君听取。

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開元初，突厥數寇邊，時天武軍牙將郝靈荃出使，因引鐵勒回鶻部落，斬突厥默啜，獻首于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少年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也。〉

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

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一作「君不見」新豐折臂翁！〈天寶末，楊國忠為相，重結閣羅鳳之役，募人討之，前后發二十餘萬眾，去無返者。又捉人連枷赴役，天下怨哭，人不聊生，故祿山得乘人心而盜天下。元和初，折臂翁猶存，因備歌之。〉

太行路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

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

與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

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

何況如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

為君熏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

為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

行路難，難重陳。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

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

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

君不見：

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

行路難，

不在山，不在水一作「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一作「心」反覆間！

司天臺

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

羲和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一作「唯」取藝。

昔聞西漢元成間，上陵一作「凌」下替謫見天。

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火赤。

耀芒動一作「振」角射三臺，上臺一作「半見」半滅中臺坼。

是時非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

明朝趨入明光殿，唯奏慶雲壽星見。

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知。

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捕蝗

捕蝗捕蝗誰家子？天熱日長饑欲死。

興元兵久傷陰陽，和气蠱蠹化為蝗。

始自兩河及三輔，荐食如蚕飛似雨。

雨飛蚕食千里間，不見青苗空赤土。

河南長吏言憂農，課人晝夜捕蝗虫。

是時粟斗錢三百，蝗虫之价与粟同。

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饑人重勞費。

一虫雖死百虫來，豈將人力競天災。

我聞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驅蝗蝗出境。

又聞貞觀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

一人有慶兆民賴，是歲雖蝗不為害。〈貞觀二年，太宗吞蝗虫，事見《貞觀實錄》。〉

昆明春水滿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

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沈西日紅瀰淪。

往年因旱池枯竭一作「靈池竭」，龜尾曳涂魚煦沫。

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

今來淨淥水照天，游魚撥撥蓮田田。

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舖翅眠。

動植飛沉皆遂性，皇澤如春無不被。

漁者乃豐网罟資，貧人又獲菰蒲利。

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徵。

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

感君惠，獨何人？

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疏近何親？

願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

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里休封一作「稅」銀。

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城鹽州

貞元壬申歲，特詔城之。

城鹽州，城鹽州，城在五原原上頭。

蕃東節度缽闡布，忽見新城當要路。

金鳥飛傳贊普聞，建牙傳箭集群臣。

君臣赭面有憂色，皆言勿謂唐無人。

自筑鹽州十餘載，左衽氈裘不犯塞。

晝牧牛羊夜捉生，長去新城百里外。

諸邊急警勞戍人，唯此一道無煙塵。

靈夏潛安誰复辨，秦原暗通何處見？

鄜州驛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蓍賤。

城鹽州，鹽州未城天子憂。

德宗按圖自定計，非關將略與廟謀。

吾聞高宗中宗世，北虜猖狂最難制。

韓公創筑受降城，三城鼎峙屯漢兵。

東西亙絕數千里，耳冷不聞胡馬聲。

如今邊將非無策，心笑韓公筑城壁。

相看養寇為身謀，各握強兵固恩澤。

願分今日邊將恩，褒贈韓公封子孫。

誰能將此鹽州曲，翻作歌詞聞至尊？

道州民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

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為道州任土貢。

任土貢，宁若斯？

不聞使人生別离，老翁哭孫母哭兒。

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

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

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

吾君感悟璽書下，歲貢矮奴宜悉罷。

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

父兄子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

道州民，

民到於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

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為字。

馴犀

貞元丙子歲，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矣。

馴犀馴犀通天犀，軀貌駭人角駭雞。

海蠻聞有明天子，軀犀乘傳來萬里。

一朝得謁大明宮，歡呼拜舞自論功。

五年馴養始堪獻，六譯語言方得通。

上嘉人獸俱來遠，蠻館四方犀入苑。

秣以瑤芻鎖以金，故鄉迢遞君門深。

海鳥不知鐘鼓樂，池魚空結江湖心。

馴犀生處南方熱，秋無白露冬無雪。

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歲苦寒月。

飲冰臥霰苦蜷跼，角骨凍傷鱗甲縮。

馴犀死，蠻兒啼，向闕再拜顏色低。

奏乞生歸本國去，恐身凍死似馴犀。

君不見，建中初，馴象生還放林邑？〈建中元年，詔盡出苑中馴象，放歸南方也。〉

君不見，貞元末，馴犀凍死蠻兒泣？

所嗟建中異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

五弦彈

五弦彈，五弦彈，听者傾耳心寥寥。

趙璧知君入骨愛，五弦一一為君調。

第一第二弦索索，秋風拂松疏韻落。

第三第四弦泠泠，夜鶴憶子籠中鳴。

第五弦聲最掩抑，隴水凍咽流不得。

五弦并奏君試听，凄凄切切复錚錚。

鐵擊珊瑚一兩曲，冰瀉玉盤千万聲。

殺聲入耳膚血寒，慘气中人肌骨酸。

曲終聲盡欲半日，四坐相對愁無言。

座中有一遠方士，唧唧咨咨聲不已。

自歎今朝初得聞，始知孤負平生耳。

唯憂趙璧白髮生，老死人間無此聲。

遠方士，

爾听五弦信為美，吾聞正始之音不如是。

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廟歌。

一彈一唱再三歎，曲淡節稀聲不多。

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覺心平和。

人情重今多賤古，古琴有弦人不撫。

更從趙璧藝成來，二十五弦不如五。

蠻子朝

蠻子朝，泛皮船兮渡繩橋，來自嶲州道路遙。

入界先經蜀川過，蜀將收功先表賀。

臣聞雲南六詔蠻，東連牂牁西連蕃。

六詔星居初瑣碎，合為一詔漸強大。

開元皇帝雖聖神，唯蠻倔強不來賓。

鮮于仲通六萬卒，征蠻一陣全軍沒。

至今西洱河岸邊，箭孔刀痕滿枯骨。〈天寶十三載，鮮于仲通統兵六萬，討雲南王閣羅鳳于西洱河，全軍覆沒也。〉

誰知今日慕華風，不勞一人蠻自通。

誠由陛下休明德，亦賴微臣誘諭功。

德宗省表知如此，笑令中使迎蠻子。

蠻子導從者誰何？摩挲俗羽雙隈伽。

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系金呿嗟。

異牟尋男尋閣勸，特敕召對延英殿。

上心貴在怀遠蠻，引臨玉座近天顏。

冕旒不垂親勞徠，賜衣賜食移時對。

移時對，不可得，大臣相看有羨色。

可怜宰相拖紫佩金章，朝日唯聞對一刻。

驃國樂

貞元十七年來獻之。

驃國樂，驃國樂，出自大海西南角。

雍羌之子舒難陀，來獻南音奉正朔。

德宗立仗御紫庭，韝纊不塞為爾听。

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

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

曲終王子啟聖人，臣父愿為唐外臣。

左右歡呼何翕習，皆尊德廣之所及。

須臾百辟詣閣門，俯伏拜表賀至尊。

伏見驃人獻新樂，請書國史傳子孫。

時有擊壤老農父，暗測君心閒獨語。

聞君政化甚聖明，欲感人心致太平。

感人在近不在遠，太平由實非由聲。

觀身理國國可濟，君如心兮民如体。

体生疾苦心憯凄，民得和平君愷悌。

貞元之民若未安，驃樂雖聞君不歡。

貞元之民苟無病，驃樂不來君亦聖。

驃樂驃樂徒喧喧，不如聞此芻蕘言！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

天子矜怜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

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

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

朝餐饑渴費杯盤，夜臥腥臊污床席。

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

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

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气憤憤。

自云鄉管一作「貫」本涼原，大歷年中沒落蕃。

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系毛帶。

唯許正朝服漢儀，斂衣整巾潛淚垂。

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有李如暹者，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沒蕃中，自云：蕃法，唯正歲一日，許唐人之沒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歸計也。〉

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

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

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

惊藏青冢寒草疏，偷渡黃河夜冰薄。

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

游騎不听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

配向江南卑濕地，定無存恤空防備。

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為辛苦度殘年！

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

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虜。

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宁如一處苦？

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

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

驪宮高

高高驪山上有宮，朱樓紫殿三四重。

遲遲兮春日，玉甃暖兮溫泉溢。

裊裊兮秋風，山蟬鳴兮宮樹紅。

翠華不來歲月久，牆有衣兮瓦有松。

吾君在位已五載，何不一幸乎其中？

西去都門几多地，吾君不游有深意。

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宮從兮百司備。

八十一車千萬騎，朝有宴飫暮有賜。

中人之產數百家，未足充君一日費。

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

吾君愛人人不識，不傷財兮不傷力。

驪宮高兮高入雲，君之來兮為一身，君之不來兮為萬人。

百鍊鏡

百鍊鏡[1]　鎔範非常規　日辰處所靈且祗一作「寄」

江心波上舟中鑄　五月五日日午時

瓊粉金膏磨瑩已　化為一片秋潭水

鏡成將獻蓬萊宮　揚州長史手自封一作「鈿函金匣鎖幾重」

人間臣妾不合照一作「用」　背有九五飛天龍

人人呼為天子鏡　我有一言聞太宗

太宗常以人為鏡　鑒古鑒今不鑒容

四海安危居掌内　百王治亂懸心中

乃知天子別有鏡　不是楊州百鍊銅

青石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

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

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干名已滅。

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

愿為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与太師。

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

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确不移。

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

各於其上題名謚，一置高山一沉水。

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

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

慕為人，勸事君。

兩朱閣

兩朱閣，南北相對起。

借問何人家？貞元雙帝子。

帝子吹簫雙得仙，五雲飄搖飛一作「迎」上天。

第宅亭台不將去，化為佛寺在人間。

妝閣妓樓何寂靜，柳似舞腰池似鏡。

花落黃昏悄悄時，不聞歌吹聞鐘磬。

寺門敕榜金字書，尼院佛庭寬有餘。

青苔明月多閒地，比屋疲人無處居。

憶昨平陽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

仙去雙雙作梵宮，漸恐人間盡為寺。

西涼伎

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

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

奮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來萬里。

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

應似涼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

須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絕歸不得。

泣向獅子涕雙垂，涼州陷沒知不知？

獅子回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

貞元邊將愛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

享賓犒士宴三軍，獅子胡兒長在目。

有一征夫年七十，見弄涼州低面泣。

泣罷斂手白將軍，主憂臣辱昔所聞。

自從天寶兵戈起，犬戎日夜吞西鄙。

涼州陷來四十年，河隴侵將七千里。

平時安西萬里疆，今日邊防在鳳翔。〈平時開遠門外立堠，云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為萬里行，其實就盈數也。今蕃漢使往來，悉在隴州交易也。〉

緣邊空屯十萬卒，飽食溫衣閒過日。

遺民腸斷在涼州，將卒相看無意收。

天子每思長痛惜，將軍欲說合慚羞。

奈何仍看西涼伎，取笑資歡無所愧！

縱無智力未能收，忍取西涼弄為戲？

八駿圖

穆王八駿天馬駒，後人愛之寫為圖。

背如龍兮頸如象一作「鳥」，骨聳筋高脂一作「肌」肉壯一作「少」。

日行萬里疾一作「速」如飛，穆王獨乘何所之。

四荒八極踏欲遍，三十二蹄無歇時。

屬車軸折趁不及，黃屋草生棄若遺。

瑤池西赴王母宴，七廟經年不親薦。

璧臺南與盛姬遊，明堂不復朝諸侯。

白雲黃竹歌聲動，一人荒樂萬人愁。

周從后稷至文武，積德累功世勤苦。

豈知才及四一作「五」代孫，心輕王業如灰土。

由來尤物不在大，能蕩君心則為害。

文帝卻之不肯乘，千里馬去漢道興。

穆王得之不為戒，八駿駒一作「千里馬」來周室壞。

至今此物尚一作「世」稱珍，不知房星之精下為怪。

八駿圖，君莫愛。

澗底松

有松百尺大十圍，生在澗底寒且卑。

澗深山險人路絕，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兩不知。

誰喻蒼蒼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

金張世祿原憲貧一作「黃憲賢」，牛衣寒賤貂蟬貴。

貂蟬与牛衣，高下雖有殊。

高者未必賢，下者未必愚。

君不見沉沉海底生珊瑚。

歷歷天上种白榆。

牡丹芳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

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

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

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

宿露輕盈泛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

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

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妝。

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

濃姿貴彩信奇絕，雜卉亂花無比方。

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

遂使王公与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

庳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

衛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

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

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涼。

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三代以還文胜質，人心重華不重實。

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

元和天子憂農桑，恤下動天天降祥。

去歲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無人至。

今年瑞麥分兩岐，君心獨喜無人知。

無人知，可歎息。

我愿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妖艷色。

少回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

紅線毯

紅線毯，擇茧繅絲清水煮，揀絲練線紅藍染。

染為紅線紅於藍，織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廣十丈餘，紅線織成可殿舖。

彩絲茸茸香拂拂，線軟花虛不胜物。

美人踏上歌舞來，羅襪繡鞋隨步沒。

太原毯澀毳縷硬，蜀都褥薄錦花冷。

不如此毯溫且柔，年年十月來宣州。

宣城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

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兩絲！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貞元中，宣州進開樣加絲毯。〉

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歲种薄田一頃餘。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干。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繚綾

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与紈綺。

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絕，地鋪白煙花簇雪。

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

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紋。

异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

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直千金。

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

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与帛。

絲細繰多女手疼，扎扎千聲不盈尺。

昭陽殿里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

賣炭翁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

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

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

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

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

一車炭重千余斤，宮使驅將惜不得！

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母別子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

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虜新策勳。

敕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

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

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

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

以汝夫婦新燕婉，使我母子生別離。

不如林中烏与鵲，母不失雛雄伴雌。

應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

新人新人听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

但愿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胜於汝。

陰山道

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

每至戎人送馬時，道旁千里無纖草。

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与皮。

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

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

縑絲不足女工苦，疏織短截充匹數。

藕絲蛛网三丈餘，回鶻訴稱無用處。

咸安公主號可敦，遠為可汗頻奏論。

元和二年下新敕，內出金帛酬馬直。

仍詔江淮馬价縑，從此不令疏短織。

合羅將軍呼萬歲，捧授金銀与縑彩。

誰知黠虜啟貪心，明年馬多來一倍。

縑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時世妝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

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無粉。

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

圓鬟無一作「垂」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

昔聞被發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

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

李夫人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

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

君恩不盡念不已，甘泉殿裏令寫真。

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殺人。

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鏈金爐焚。

九華帳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

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

既來何苦不須臾？縹緲悠揚還滅去。

去何速兮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

翠蛾仿佛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

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兮君亦悲。

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

傷心不獨漢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傷盛姬。

又不見泰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貴妃。

縱令妍姿艷質化為土，此恨長在無銷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陵園妾

陵園妾，顏色如花命如葉。

命如葉薄將奈何？一奉寢宮年月多。

年月多，春愁秋思知何限？

青絲發落叢鬢疏，紅玉膚銷系裙縵。

憶昔宮中被妒猜，因讒得罪配陵來。

老母啼呼趁車別，中宮監送鎖門回。

山宮一閉無開日，未死此身不令出。

松門到曉月徘徊，柏城盡日風蕭瑟。

松門柏城幽閉深，聞蟬听燕感光陰。

眼看菊蕊重陽淚，手把梨花寒食心。

把花掩淚無人見，綠蕪牆繞青苔院。

四季徒支妝粉錢，三朝不識君王面。

遙想六宮奉至尊，宣徽雪夜浴堂春。

雨露之恩不及者，猶聞不啻三千人。

三千人，我爾君恩何厚薄？

願令輪轉直陵園，三歲一來均苦樂。

鹽商婦

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与蚕績。

南北東西不失家，風水為鄉船作宅。

本是揚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

綠鬢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

前呼蒼頭後叱婢，問爾因何得如此？

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

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

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

何況江頭魚米賤，紅膾黃橙香稻飯。

飽食濃妝倚柁樓，兩朵紅腮花欲綻。

鹽商婦，有幸嫁鹽商。

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

好衣美食有來處，亦須慚愧桑弘羊。

桑弘羊，死已久，不獨漢時今亦有。

杏為梁

杏為梁，桂為柱，何人堂室李開府。

碧砌紅軒色未干，去年身歿今移主。

高其牆，大其門，誰家第宅盧將軍。

素泥朱板光未滅，今歲官收別賜人。

開府之堂將軍宅，造未成時頭已白。

逆旅重居逆旅中，心是主人身是客。

更有愚夫念身後，心雖甚長計非久。

窮奢极麗越規模，付子傳孫令保守。

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回頭笑殺君。

君不見：馬家宅，尚猶存，宅門題作奉成園。

君不見：魏家宅，屬他人，詔贖賜還五代孫。〈元和四年，詔，特以官錢贖魏征胜業坊中舊宅，以還其後孫，用獎忠儉。〉

儉存奢失今在目，安用高牆圍大屋。

井底引銀瓶

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絲繩絕。

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

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

憶昔在家為女時，人言舉動有殊姿。

嬋娟兩鬢秋蟬翼，宛轉雙蛾遠山色。

笑隨戲伴後園中，此時與君未相識。

妾弄青梅憑短牆，君騎白馬傍垂楊。

牆頭馬上遙相顧，一見知君即斷腸。

知君斷腸共君語，君指南山松柏樹。

感君松柏化為心，闇合雙鬟逐君去。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頻有言。

聘則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蘋蘩。

終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門無去處。

豈無父母在高堂？亦有親情滿故鄉。

潛來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歸不得。

為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

寄言癡小人家女，慎勿將身輕許人！

官牛

官牛官牛駕官車，滻水岸邊般載沙。

一石沙，几斤重？朝載暮載將何用？

載向五門官道西，綠槐陰下鋪沙堤。

昨來新拜右丞相，恐怕泥涂污馬蹄。

右丞相，馬蹄踏沙雖淨洁，牛領牽車欲流血。

右丞相，但能濟人治國調陰陽，官牛領穿亦無妨。

紫毫筆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

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

宣城之人采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

毫雖輕，功甚重。

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

勿輕用，將何如？

愿賜東西府御史，愿頒左右台起居。

搦管趨入黃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

臣有奸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

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

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价如金貴。

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隋堤柳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

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

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

大業年中煬天子，种柳成行夾流水。

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

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

南幸江都恣佚游，應將此柳系龍舟。

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

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

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一本此句下多三句「煬天子，自言歡樂殊未极，豈

知明年正朔歸武德」

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

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

蕭牆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

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台下多悲風。

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复暮。

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草茫茫

草茫茫，土蒼蒼。

蒼蒼茫茫在何處？驪山腳下秦皇墓。

墓中下涸二重泉，當時自以為深固。

下流水銀象江海，上綴珠光作烏兔。

別為天地於其間，擬將富貴隨身去。

一朝盜掘墳陵破，龍槨神堂三月火。

可怜寶玉歸人間，暫借泉中買身禍。

奢者狼籍儉者安，一凶一吉在眼前。

憑君回首向南望，漢文葬在灞陵原。

古冢狐

古冢狐，妖且老，化為婦人顏色好。

頭變雲鬟面變妝，大尾曳作長紅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時人靜處。

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舉花顏低。

忽然一笑千萬態，見者十人八九迷。

假色迷人猶若是，真色迷人應過此。

彼真此假俱迷人，人心惡假貴重真。

狐假女妖害猶淺，一朝一夕迷人眼。

女為狐媚害即深，日長月長溺人心。

何況褒妲之色善蠱惑，能喪人家覆人國。

君看為害淺深間，豈將假色同真色。

黑潭龍

黑潭水深黑如墨，傳有神龍人不識。

潭上駕屋官立祠，龍不能神人神之。

丰凶水旱与疾疫，鄉里皆言龍所為。

家家養豚漉清酒，朝祈暮賽依巫口。

神之來兮風飄飄，紙錢動兮錦傘搖。

神之去兮風亦靜，香火滅兮杯盆冷。

肉堆潭岸石，酒潑廟前草。

不知龍神享几多，林鼠山狐長醉飽。

狐何幸？豚何辜？年年殺豚將喂狐。

狐假龍神食豚盡，九重泉底龍知無？

天可度

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

但見丹誠赤如血，誰知偽言巧似簧。

勸君掩鼻君莫掩，使君夫婦為參商。

勸君掇蜂君莫掇，使君父子成豺狼。

海底魚兮天上鳥，高可射兮深可釣。

唯有人心相對時，咫尺之間不能料。

君不見李義府之輩笑欣欣，笑中有刀潛殺人。

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瞋。

秦吉了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

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

昨日長爪鳶，今朝大嘴烏。

鳶捎乳燕一窠覆，烏琢母雞雙眼枯。

雞號墮地燕惊去，然後拾卵攫其雛。

豈無雕与鶚？嗉中肉飽不肯搏。

亦有鸞鶴群，閒立揚高如不聞。

秦吉了，人云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雞燕之冤苦？

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為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閒言語。

鴉九劍

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鴉九。

鴉九鑄劍吳山中，天与日時神借功。

金鐵騰精火翻焰，踊躍求為鏌琊劍。

劍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一觀。

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

客有心，劍無口，客代劍言告鴉九。

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夸我鐘可剉。

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

為君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蟄虫昭蘇萌草出。

采詩官

采詩官，采詩听歌導人言。

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

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

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艷詞悅君意。

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

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

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

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

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

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閉。

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

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

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

↑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作「百煉鏡」